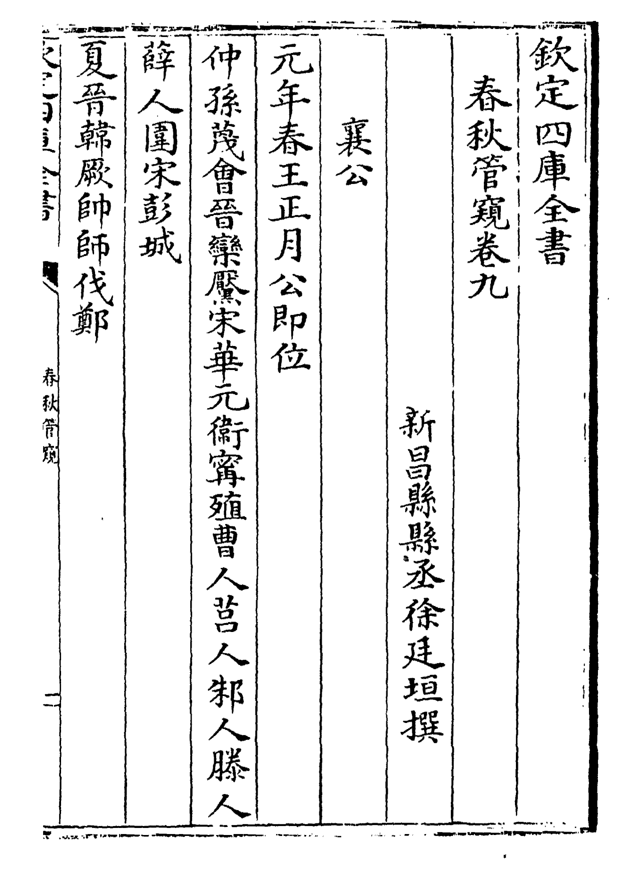


經部



春秋管窺卷九

新昌縣縣丞徐廷垣撰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次鄫以待晉師非觀望不前故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及陳而晉衛二君復次戚以為之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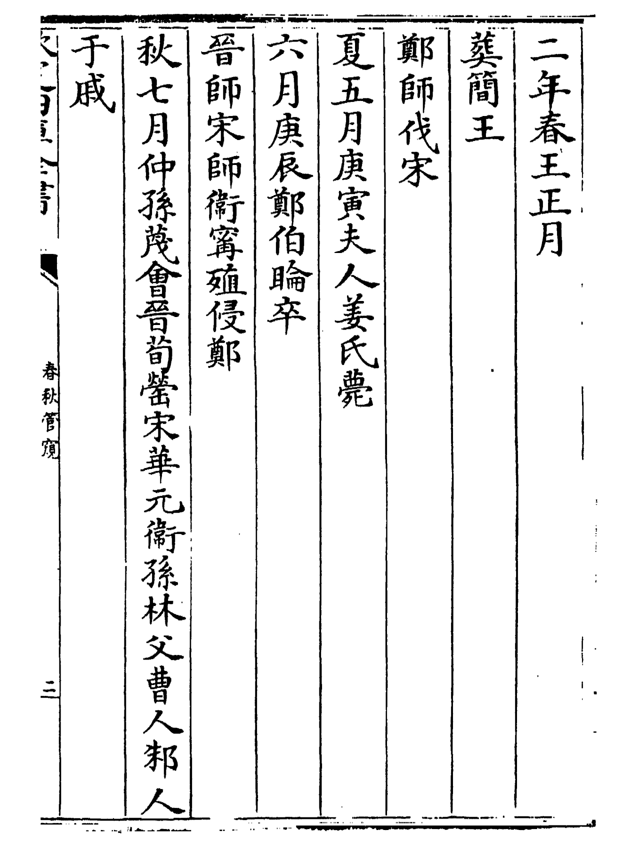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


二年春王正月
葬簡王
鄭師伐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穆姜者宣公之夫人姑也齊姜者成公之夫人婦也季文子取穆之櫬與頌琴以葬齊姜故左氏以為虧姑成婦公羊疑之未考左傳故也

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雖鄭邑而晉先取之故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

逼鄭若邑屬鄭豈有不先攻取而竟請城之之理乎

公羊謂城之為取之謂不言取為諱伐喪非也前此

晉宋衛之侵鄭非伐喪乎侵已不諱何諱乎取邑諸

家謂不繫鄭以鄭叛晉即楚辱天子之封守聖人削

之又謂城虎牢可以安中國息征伐聖人許其城故

不繫鄭皆穿鑿之論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時公在晉故言及而不言會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

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陳侯使袁僑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諸侯在而使大夫别與之盟故槩曰諸侯之大夫而不序也諸侯已會大夫皆從非别為會也故不言會而叔孫豹與諸侯之大夫不可無内外之别故書及以殊叔孫盟袁僑非盟諸侯大夫也而諸侯之大夫與袁僑不可無主客之分故又書及以殊袁僑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冬公如晉

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叔孫豹鄫世子巫並稱者明以巫比内大夫也其如晉者以成屬鄫也左氏先後言之歴歴而公羊謂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言莒女有為鄫夫人者欲立其出若然則屬鄫之事虚乎春秋何比巫于内大夫而與豹並列耶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壬夫以貪誅故稱國以殺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吳稱人以其微者非進之也何以知為微者按襄十年會柤傳曰會吳子壽夢也始會吳子故傳特表之今戚之會在柤前非吳子壽夢明矣胡氏謂吳來會諸侯而不為主則進而稱人諸侯往與之會則貶而

稱國不知聖人于蠻夷之國以其溺于夷俗則夷之以其進于禮義則進之不在為主與不為主也為主而能以禮義豈得貶之不為主而無禮義又豈可進之乎夫吳子僭號稱王與楚爭强方欲頡頏于晉詎肯出魯宋陳衛等國下觀會鍾離會柤會向皆以殊會為文明以主客禮見不與序先後也此其微者故

列于齊世子之後

公至自會

冬戍陳

戍陳不書諸侯繼會戚言之也與城楚丘異城楚丘上無諸侯而不書諸侯若魯自為城見桓之不自以為功所以大桓之業戍陳在會戚之後明晉之令不言諸侯省文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戍而又救見悼公勤于簡書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

左傳曰鄫恃賂也明莒以兵滅而穀梁以為非滅謂

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鄫中國也而時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公羊謂取後乎莒莒女有為鄫夫人者欲立其出胡氏宗其説謂同黄歇吕不韋之滅人之祀若然則傳載公請屬鄫穆叔使鄫大夫聽命于會鄫滅後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昭四年取鄫傳曰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豈皆左氏虚無誕妄之詞耶夫經文二百四十二年行事舍左傳無可稽公穀以議論發明經

義本非記載之書間述一二事俱選奇搜異未足為典胡氏于公穀所不言者則用左傳為據及公穀偶有異聞曲說遂宗公穀而廢左傳是好異而非徵實也于何以見春秋之義乎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萊齊之同姓齊侯滅之而不名者以非滅我之同姓

不告廟故不名與楚滅夔同後人不明乎禮所謂滅同姓則名之義值衛邢同姓遂謂滅同姓之國當黜而書名何以解于滅夔滅萊之不稱名耶

七年春郯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三卜不從而免牲禮也何以書以四月而郊逾于啟蟄之期故書

小邾子來朝

城費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
鄬
會于鄬以救陳也救而不書救以陳侯逃歸不成救

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鄭伯名者以卒故名如會者致其志也弑而書卒從告不從聞懼失實也于鄵者亦從所告公羊謂諸侯卒其封内不地其地者弑也然宋元公卒于曲棘亦宋之封内非弑也何以地焉

陳侯逃歸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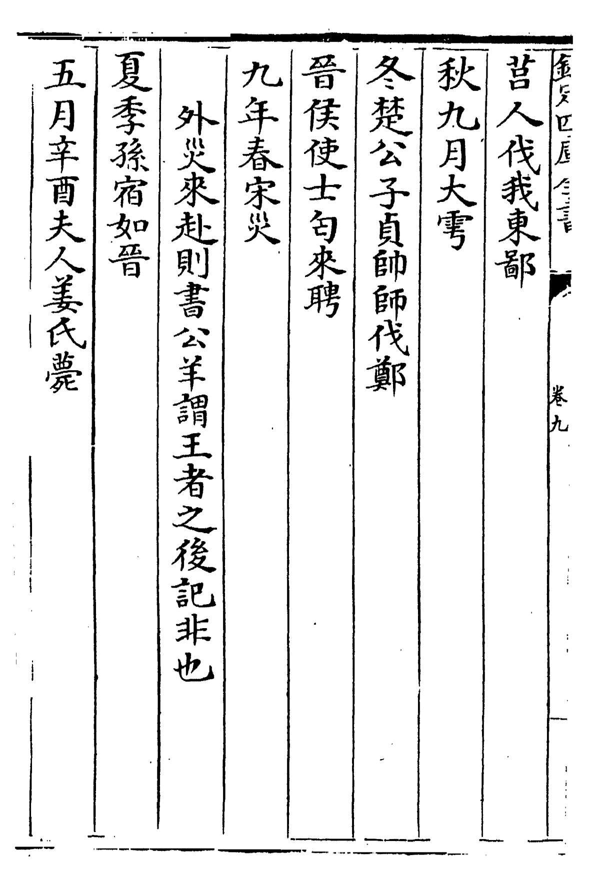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大夫稱人尊晉侯也傳曰使諸侯之大夫聽命盖重煩諸侯也穀梁謂公在而大夫會見魯之失政按公如晉不如會季孫宿之聽命于會從晉令也惟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魯之失政不係于是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災

外災來赴則書公羊謂王者之後記非也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左傳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之八之義先儒釋之雖多而未明杜預謂連山歸藏皆七八為占固屬强解程迥周易古占曰五爻皆變惟八二不變又曰艮之隨亦隨之艮諸爻皆動以明八二之不動朱子亦曰是謂艮之隨蓋五爻皆變惟二得易故不變林氏復發明之曰乾爻用九而不用七故老陽變而為少陰坤爻用六而不用八故老陰變而為少陽老變而少不變六爻三上以

九變初四五以六變惟二得八不變其釋艮之隨是
矣何謂艮之八究未之明愚謂河圖天三生木地八
成之三為震八為離八即三之成數是震于河圖之
位含八也洛書少陽居三得五而成八三為離八為
震震又離之成數是震于洛書之數居八也其在四
象震居少陰之位少陰位二而數八離得其數而震
得其位是震之二爻位少陰而數八也之八者明艮
卦初三四五上爻以九六而變二爻以少陰之數八

而不變故曰艮之八或謂艮之三上何以知九而非七初四五何以知六而非八余曰凡蓍以過揲之策分陰陽老少遇卦之變爻已動而顯于策之卦則靜而無分陰陽老少今自其動者觀之則艮之初三四五上以九六而變自其靜者觀之則隨之二爻居少陰之位含少陰之數靜而獨彰其八是以謂之八也又國語重耳筮尚得晉國遇貞屯悔豫皆八董因為晉文公筮遇泰之八者其義云何余謂震于圖書之

數皆八故震為八坤于列卦之位居八是坤亦八也屯卦下震上坎震固為八而坎亦震之變卦所生故貞屯為八以數言之也豫卦下坤上震震之數八坤之位亦八故悔豫為八以數與位言之也此之謂貞屯悔豫皆八若泰之八者即泰之坤直以位言之非謂九變為八也夫筮動而有之義無取于八而左氏故隱其辭曰之八者蓋先天八卦之位原于太極陰陽生交紛而不亂其理為天下之至精大衍蓍策之

數本于圖書參伍錯綜動而不匱其法為天下之至變左氏以易之至精至變不越于位與數故言八以徵露其妙以待後人之深求而自得之也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巳亥同盟于戲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此會吳子壽夢也曷為不與諸侯序而殊會之蓋序則必至于爭長先吳則為中夏耻先諸侯則吳未必受故殊會焉若賓之而又外之不與同班列也惟其未序故後有黄池之爭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盜者賤人為亂之稱尉止諸人皆非大夫故曰盜公子騑等不書官以盜殺不同于國殺也國殺則明其位曰大夫重國討也盜殺則記一時之變書其名族

而已非謂失職而不稱大夫也

戍鄭虎牢

不書諸侯繼伐鄭言之也城虎牢不稱鄭以非鄭有也戍虎牢稱鄭以晉將歸焉表晉志也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郊應三月而至四月卜止于三而至于四均非禮也

故書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公至自伐鄭

凡伐而又盟俱至會不至伐今諸侯既同盟于亳矣

何以至伐不至會乎蓋諸侯未歸而鄭已從楚盟不

足記也故以伐至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冬秦人伐晉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遂者繼事之詞非以為專也公羊謂大夫無遂事言遂公不得為政也穀梁謂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夫魯自作三軍以來公之不得為政久矣何待于此言之禮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況乎閫外之寄義在制命救援者或攻其所必救或出其所不備形格勢禁則自為解今武子受任

帥師固當以制命為威不以稟命為順遇敵可乘之釁而不能乘徒執救之之名而無臨敵應變之術此之謂不勝其任如曰我受命救台不受命入鄆設莒人去台而攻我他邑其當擁兵不救乎抑救而以遂事責其專歟自古命將之道不由中制救我邑而能入彼之邑正所以制敵也豈以遂為專乎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秋九月吳子乘卒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左傳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言書勞則告廟飲至之禮具備矣或謂偏行一禮則亦書至不知至禮以告廟為先飲至書勞此其次也蓋出則告行反則告至故謂之至有告廟而不飲至書勞者矣未有飲至書勞而反不告廟者特告廟而不飲至不書勞為禮不

備則不書至也

夏取邿

邿近魯小國因亂取之公羊謂邿婁之邑非也果為邿邑則當先言伐邿矣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

會吳于向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己未衛侯出奔齊

按諸侯出奔未有不赴以名者公羊有衍字疑左氏穀梁傳寫失之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閲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劉夏逆王后于齊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

戊寅大夫盟

諸侯在而大夫盟置其君于何地此雖諸侯失政而

大夫之無君亦可見矣故不曰諸侯之大夫盟而直

曰大夫盟以見其權歸大夫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書以歸志專也

齊侯伐我北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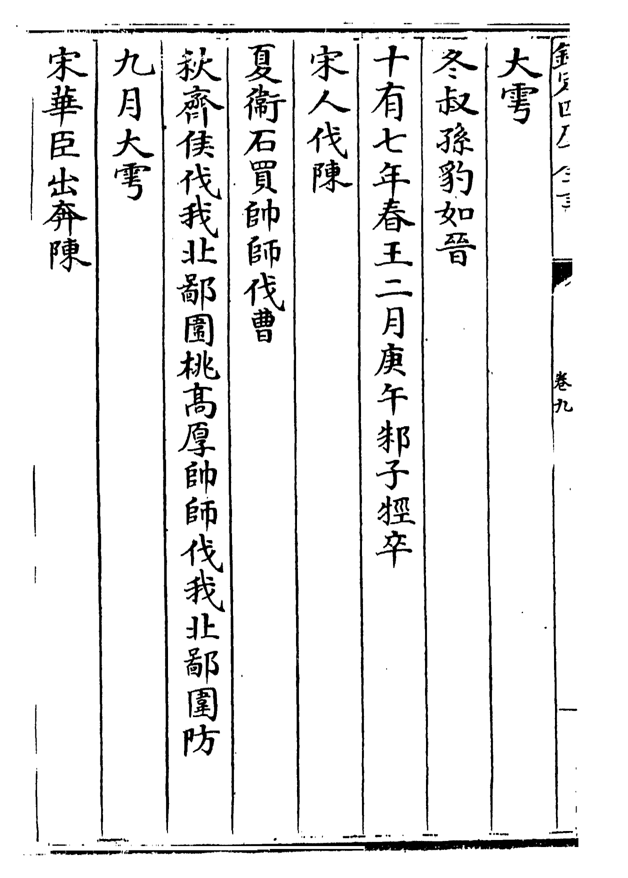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左傳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按禮卿不會公侯故諸侯之大夫會公侯者皆畧而書人魯卿每會公侯無譏以畧外而内自見也垂隴之後大夫皆書不復譏矣然而春秋之義臣不得與君並大夫不得主諸侯尊卑之分固不可泯也此荀偃主兵叔老實會荀偃恐嫌鄭伯與大夫夷故不書會晉荀偃而書會鄭伯以尊諸侯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郕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秋齊師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再舉諸侯者以有事間之也

晉人執邾子

公至自伐齊

伐者言事圍者言勲故至伐而不至圍伐之後又盟矣曷為不以會至以公之所志在伐故以伐至也

取邾田自漷水

季孫宿如晉

葬曹成公

夏衞孫林父帥師伐齊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髙厚

鄭殺其大夫公孫嘉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陳侯之弟黄出奔楚

蔡公子履陳侯之弟黄其出奔楚一也而得失殊焉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欲以蔡之晉乃志之善者也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宜奔晉以求復其讐卽不能復讐而託于兄弟之國猶不失其兄志乃甘從蔡人之所與為失其所當依陳侯之弟黄為慶虎慶寅所愬謂與蔡司馬同謀楚人

以為討不適楚辯則陳必受師而二慶之專將害于而國故黄之奔楚為得其權奔楚同而情事各異不可以其即楚也而並非之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

畀我書名以閭丘之黨同竊邑叛君者故志其名公羊謂以近書非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之弟黄自楚歸于陳

殺慶虎慶寅稱國以罪討也陳侯之弟黄稱弟以母弟也穀梁謂稱國為罪累上胡氏謂書弟為譏陳侯皆非春秋之例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書次而後書救者志在乎救有救之實也書救而又書次者志不在乎救慱救之名也此叔孫豹之救晉異于三國之師救邢也歟

己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晉人殺欒盈
稱人以殺非國討也蓋殺盈者范氏非晉侯也不稱
大夫以盈先出亡禄位已無也
齊侯襲莒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大饑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鄭伯突入櫟稱名何衛侯入于夷儀不名蓋子忽子儀未列于諸侯即未得為君厲公入櫟已在境內則鄭有君矣故同入國之例書名而後之傅瑕殺鄭子納厲公不更言復歸也剽既列于諸侯實衛君也家無二主民無二上獻公雖入夷儀猶有剽在未可云復位也未復位故不名迨剽弑而後書復歸書名以

正君位非宜有國不宜有國之辨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左傳吳子諸樊伐楚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墻以射之卒盖謂吳子攻巢之門巢人啟門誘敵吳子輕進而遇伏以傷也公羊謂入巢之門而

卒穀梁謂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吳子遏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不知凡書門而不書入者乃攻其門非入其門之謂傳稱晉侯圍曹門焉諸侯之士門焉又曰門其三門門于純門門于且于等豈謂入其門乎二氏之釋非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剽立已屢會諸侯故君之而曰弑非鄭子忽子儀比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復歸者言復其位也衛侯雖入于夷儀而剽猶在位諸侯既與之會不可黜也故衛侯入夷儀不名不以位歸衛侯也及剽弑而國納衛侯然後書名而曰復歸言始復其位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傳謂鄭武不書尊公也然晉大夫之會公侯自垂隴新城以來皆書矣何至于今復尊公而不書乎若鄭良霄豈不應尊公乎何以獨書又謂向戌不書後也戌既後會何以猶列于會左氏之論多窒蓋是會也為臣執君非義之甚故大夫皆稱人以示貶鄭良霄書者以鄭伯如晉請釋衛侯非抑君而助臣者比

故獨書其大夫以嘉之也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晉人執衛甯喜

不討其弑君之罪而僅為孫氏雪忿故執稱人不與晉之執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宋之盟楚人先歃左氏謂先晉晉有信也似未得春秋之旨蓋春秋者記事之書傳信不傳偽安有楚實先歃聖人輒紊載書易晉為先以偽欺天下後世乎蓋合天下之諸侯大夫以盟而楚是長固晉諸國之恥書之則遺羞後世不書則事不可泯聖人有所不

忍故特書會以序諸侯之大夫而先晉于盟則畧而不書葢會從舊班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之者况趙武屈建于盟之前未相見先晉不為誣也盟則楚實為首登于載書藏在盟府易則誣焉矣故畧而不書以存中國之體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豹不稱族省文也左氏以為遠命竊謂未是按傳稱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我匹也乃盟正禮所謂大夫受命不受詞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何貶焉苟從所命則魯已不得列于諸侯矣何辱如之使而辱國又安取焉況魯大夫之以一事再見者皆不稱族何獨于豹之不再書族為貶乎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氷

夏衛石惡出奔晉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靈王以癸巳崩而以甲寅書固知喪從所赴也

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魯君于歲首在他國多矣皆不書何在楚獨書葢中夏諸國共禀一王凡在天子宇内猶在國也故不書楚以蠻夷僭號不臣周室則異域矣適異域危之故歲首特書公在以志臣子之不忘君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

榖梁謂喜之也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此亦言外之意非聖人書法所在也

庚午衛侯衎卒

閽殺吳子餘祭

凡賤人弑君曰盜此不曰盜而曰閽者以閽實越俘乃殺其君之仇以忠于其國非弑君者比故特書閽以旌之不名者惜當日失其名非賤而不書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晉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城杞之非春秋所與可知而備書諸國者見晉之以非禮勤諸侯也

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

杞用夷禮魯人賤之故夷之蠻夷之君雖大曰子非黜其爵也

吳子使札來聘

吳不稱君大夫此始稱君大夫漸進之也札不稱公子者如楚子使椒秦伯使術進之而未盡同于中國也胡氏謂其辭國而生亂故貶之竊謂不然季子非宜有國者也宜有國而强辭辭之者非因以生亂咎在辭也不宜有國而强授授之者非因以生亂咎在授也彼季子秉志不移確然不拔之操非徒輕視寵榮實亦進退禮義其對諸樊曰君義嗣也誰敢奸君

有國非我節也固知反是則為喪臣節奸義嗣矣季子肯受之乎一不受豈再而遂可受歟再不受豈三而又可受歟其諸兄之讓諸兄之不度于禮義也季子知守節而已安能逆料三四傳之後有弒奪之禍而變其節乎夫弒奪之事何國蔑有其故豈皆由于讓國吳雖無季子辭國豈遂保後人之必無爭奪而又何貶乎季子我夫子與人之善宥人之過若季子之高風亮節宜嘉美恐後縱有微疵猶必為賢者諱

而況季子以禮義自守無疵之可摘者而謂聖人因聘以示貶此必無之理矣有謂王僚無季歷之賢武王之聖季子不應為泰伯之讓不知季子以不當有國而辭非若泰伯之宜有國而讓也子臧有言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季子但知守節而已豈為王僚而讓乎夫聖人之進夷有漸吳本不稱君大夫因札以賢者奉使故始進而書君大夫義在進吳豈以貶札但進吳而使者即以族稱又失進夷有漸之義故

札不稱公子以見進之有漸非貶之也

秋九月葬衞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伯姬待姆而被災可謂秉禮守節造次不踰婦道者

矣春秋所以賢之而詳其事左氏謂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其意葢以未恊乎中正謂人必盡法共姬之待姆則難乎其為婦矣夫所謂傅姆不在宵不下堂者以女子無父母在前又無傅姆為導踽踽夜行恐涉多露之嫌故不可下堂也然富貴之室能備傅姆單寒之家或不能備當若之何茍有諸姑伯姊或年長之僕妾偕行是亦可矣寧必專待傅姆一人乎伯姬之嫁越四十載齒已暮矣非同女子且

左右在側行亦非獨秉燭下堂詎曰非宜而乃執節不移臨難罔易是固能以禮自範守死善道者表之自足以風勵末俗但謂閨壼有災非傅姆在必當坐以待焚舍是即為非禮此又失時中之道勢不可行故左氏規之以義曰女而不婦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

殺母弟稱君殺之不以義也

王子瑕奔晉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内嫁女于諸侯書卒不書葬惟紀叔姬宋共姬書葬賢之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冬十月葬蔡景公

蔡景公被弑賊未討而書葬公羊謂君子辭也夫殺父旣直書其事矣何葬而又為君子辭耶穀梁謂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卒而葬之不忍使父失民于

子若然則景公實不葬春秋僞書葬以與其得民耶二說皆迂按外諸侯之書葬由魯往會之子般弑父自立乃天下之大逆無道景公之葬子般葬之而魯往會焉是結好于生者非修禮于死者不特不能討賊而反與賊爲好于義悖矣故特書葬以譏焉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左傳謂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既而

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不書魯大夫諱之也公羊以稱人為卿不得憂諸侯按晉自悼公以來征伐會盟大夫屢代其君豈無憂諸侯之事而不聞一貶何獨于歸宋財為憂諸侯而貶乎至城成周大夫且憂天子矣何反無貶焉故當以左氏之言為正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襄公未葬故子野稱名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弑犁比公者展輿也曷為書人而不書展輿由犁比公虐國人患之故攻而弑之以衆告不以展輿告也

春秋管窺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管窺卷十一至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湄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修撰臣金榜

謄錄監生臣楊律修

春秋管窺卷十

新昌縣縣丞徐廷垣撰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虢之盟讀舊書加於牲上雖無歃而舊書先楚未之

改也此仍以晉先者言會不言盟也

三月取鄆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去疾以羣公子台而入由國逆也故書入凡國逆則繫之以國去疾稱國例也非謂其宜立也

莒展輿出奔吳

展輿簒立踰年奔不書爵者以未與諸侯會不得為君也凡奔皆繫之國展輿出奔稱國例也程子胡氏謂罪諸侯之與其立無此義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楚麇實弑而以卒書者以疾卒赴也胡氏謂聖人削

焉以圍弑君簒立中國莫能討至大合諸侯於申與會者凡十有三國從之以主盟會宋向戌鄭子產皆諸侯之良也而皆有獻焉若革其偽赴而正以弑君將恐天下後世以簒弑之賊非獨不必致討又可從之主盟會而無惡矣聖人憫中國之衰微而不能振懼人欲之横流而不能遏故察微顯權輕重而畧其簒弑以扶中國也信如是言是聖人於簒弑之大惡惟柔弱者直書其罪而豪暴姦雄之輩即當曲為之

隱諱矣不軌之徒得毋效尤曰有能合諸侯威中國者雖弑逆大惡聖人且為曲庇不幾勸惡而崇暴乎夫以楚圍弑簒諸侯不能討之從之為會此諸侯之羞書之正足以為天下後世戒而反削去其實故為隱諱使得與無過之人等於善無所勸於惡益無忌何振乎中國之衰微何遏乎人欲之横流何貴乎微顯之察何取乎輕重之權此由不審乎春秋從赴不從聞之書法而意為之解故事同而論異也於楚麇

之不書弑謂圍大合諸侯而莫之違於鄭僖齊悼之不書弑謂不忍以民加君于晉厲公之書國弑而不書弑君之賊謂學者深求其旨可以知聖人誅亂討賊之大要同一書法而蒼黄異論使聖人秩然昭示後人之意變而為浩乎茫無畔岸之詞學者將何所依歸而取則乎

楚公子比出奔晉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叔弓如晉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夏叔公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欵出奔齊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申之會蔡陳許徐頓胡沈七國皆舊服于楚鄭滕小邾宋四國咸畏楚之威從宋之盟非得已也淮夷之從亦畏威而至胡氏謂楚虔弒君而立諸侯不以為討而又推為盟主故不殊淮夷以貶在會之諸侯夫

淮夷之從楚猶吳之從晉戚之會不殊吳人不以諸侯為貶何獨於申之會不殊淮夷謂貶諸侯乎蓋諸侯之從會畏滅亡耳非定虔位也不從會則有滅亡之患從會則遂以為貶為小國者進退皆罪不亦難乎且楚固夷也不因淮夷會而始夷之有淮夷不為楚辱無淮夷不為楚榮淮夷之至亦偶然耳設此會也淮夷不至其又將作何書法以貶諸侯耶抑并赦楚虔而不罪耶愚謂虔之惡在於弒逆若合諸侯以

圖霸亦未見為非會而能終以禮其業固不可泯如濟以汰乃自速其斃於弒逆之罪總無增損今謂聖人畧其簒弒以扶中國罪其為會以貶諸侯是舍肩背而病一指矣豈垂訓天下後世之法乎

楚人執徐子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九月取鄫

傳曰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明鄫已為莒滅而邑之也若鄫立莒公子為後特滅其祀耳其國猶存何用莒撫其來也亦何得為叛公羊謂滅之言取之為内大惡諱後人從而和之由弗考左傳故也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舍中軍四分公室而

貢於公作之已變乎古舍之更去乎古公穀謂復古

非也果復古夫子何曰禄之去公室五世耶

楚殺其大夫屈申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兹来奔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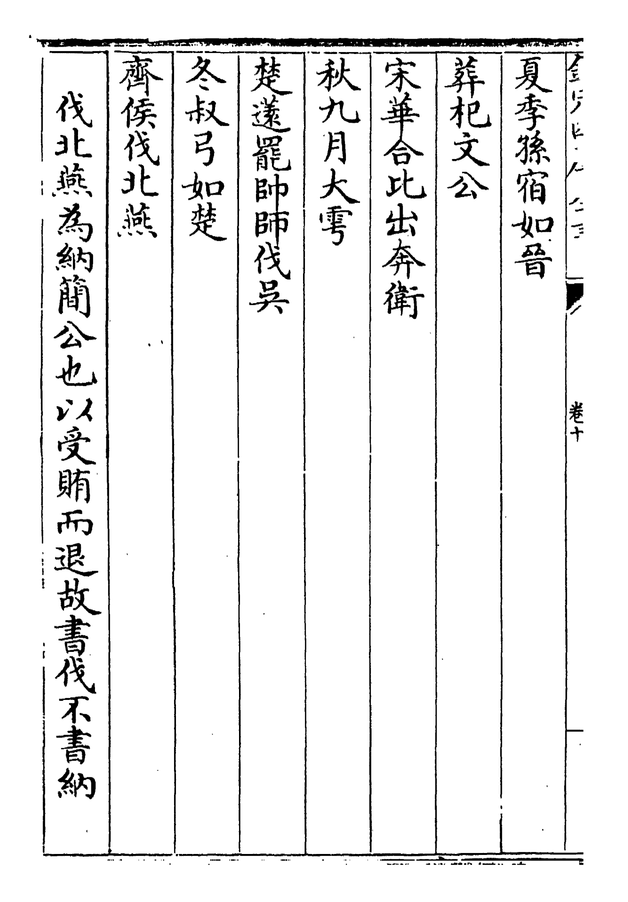
秦伯卒

此秦景公也不書名公羊謂秦者夷也匿嫡之名非也諸侯不同盟卒不赴以名秦處乎僻而未諳於禮故卒而或以名赴或不以名赴如康共二公不同盟赴以名過也桓景哀惠四公不同盟不赴以名正也何謂夷而匿嫡之名乎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冬叔弓如楚

齊侯伐北燕

伐北燕為納簡公也以受賂而退故書伐不書納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暨齊平者魯與之平也左傳曰齊求之也蓋自叔孫豹救晉以來齊魯交相侵伐雖襄二十七年齊慶封一通嗣君之聘而魯不報聘既又納叛臣慶封致齊來讓是魯與齊不睦久矣今齊與晉結婚因欲修好於晉之與國魯為晉所親故求與魯平非燕與齊平也由内及外故不稱國若燕與齊平安有不稱燕乎謂承去年之伐燕無是體也且齊方伐燕何反求平

於燕燕又何再行成而歸燕姬及賂乎盖左傳云齊求之也為魯暨齊平言也其癸巳以下為齊伐燕之事因傳文相連杜註誤以為燕與齊平也

三月公如楚

叔孫婼如齊涖盟

因魯與齊平故叔孫如齊涖盟以結好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

如楚雖久反而告廟則一或謂喜之或謂危之均非書法所在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襄公卒告喪請命王追命之而俱不及謚經書葬襄公不曰襄侯明諸侯無請謚之文而葬皆稱公禮也

啖助以葬蔡桓侯謂蔡季告王請謚此因一字之訛

而撰為無稽之詞也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招者陳侯之母弟凡母弟稱弟招殺世子其惡自見穀梁謂盡其親所以惡招也以諸侯之尊兄弟不得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如是則諸侯之母弟必惡而後稱弟若魯叔肸鄭語衛鱄陳黃以何惡而稱弟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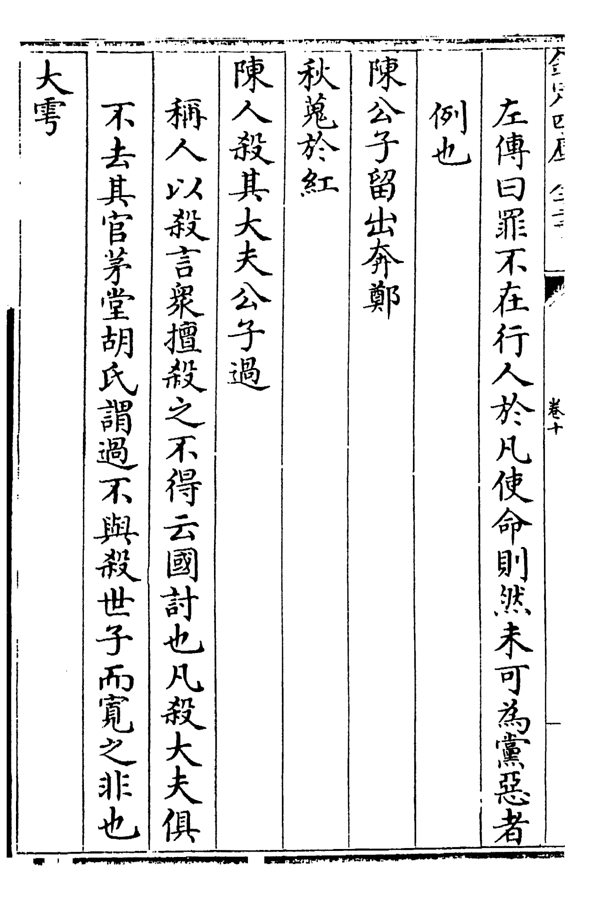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恚而自殺非弑也故書卒

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故殺行人為非義非謂行人皆無罪也陳招殺世子而立勝致哀公不得其死固應與弑逆同罪而徵師甘為之使且告有立君明與招同惡者安得無罪故不曰楚人殺陳行人干徵師而曰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明有罪故書執書殺



左傳曰罪不在行人於凡使命則然未可為黨惡者例也

陳公子留出奔鄭

秋蒐於紅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稱人以殺言衆擅殺之不得云國討也凡殺大夫俱不去其官茅堂胡氏謂過不與殺世子而寛之非也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陳夏徵舒之亂楚莊誅其惡反其君得討有罪之禮故先書楚人殺陳夏徵舒後書楚子入陳與楚以討賊之詞也公子招之亂靈王縣其國絶其祀因人之禍而利焉故先書楚師滅陳後書放招殺孔奐不與楚以討賊也

葬陳哀公

陳巳滅亡孰葬哀公楚葬之也楚曷為葬哀公慼衰
克之義而葬之也陳國滅無赴魯不會葬可知所以
書者由楚人自以為名而告也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四國之大夫往會而止書魯者以諸大夫各自見於
楚子非旅見也葢楚既滅陳中夏震懼故諸侯之大
夫不期而會者四國

許遷于夷

夏四月陳災

陳已滅矣災曷為猶繫之陳以滅而旋復非遂亡也故春秋仍存其國

秋仲孫貜如齊

冬築郎囿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来奔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楚子殺蔡侯般何以名胡氏謂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也夫宋襄以會名諸侯而使邾人執鄫子殺而用

諸滛昏之鬼其惡豈在楚虔下名鄭子而殺之與名蔡侯而殺之同一誘也鄭子無罪而蔡般有大逆之罪顧宋襄不名而楚虔獨名豈殺般重於殺鄭子乎蓋虔之名以滅我同姓故也同姓滅必稱滅國之君之名以告於祖廟史亦因之非夫子惡而名之也雖蔡之滅在冬而殺即興師圍與滅不再舉故般之殺稱楚子稱名而蔡之滅稱師不復稱楚子也或問楚子之殺般合於覇討乎曰非也楚子殺般利滅其國

耳非討有罪也若楚莊之殺夏徵舒入陳而不有斯
合於霸討矣然則楚子無貶乎曰楚子之誘殺蔡般
興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備書而惡自見何
待於貶彼蔡世子般弑其君父非惡極乎春秋亦不
過直書其事焉何曾别有貶詞乎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宫佗鄭罕

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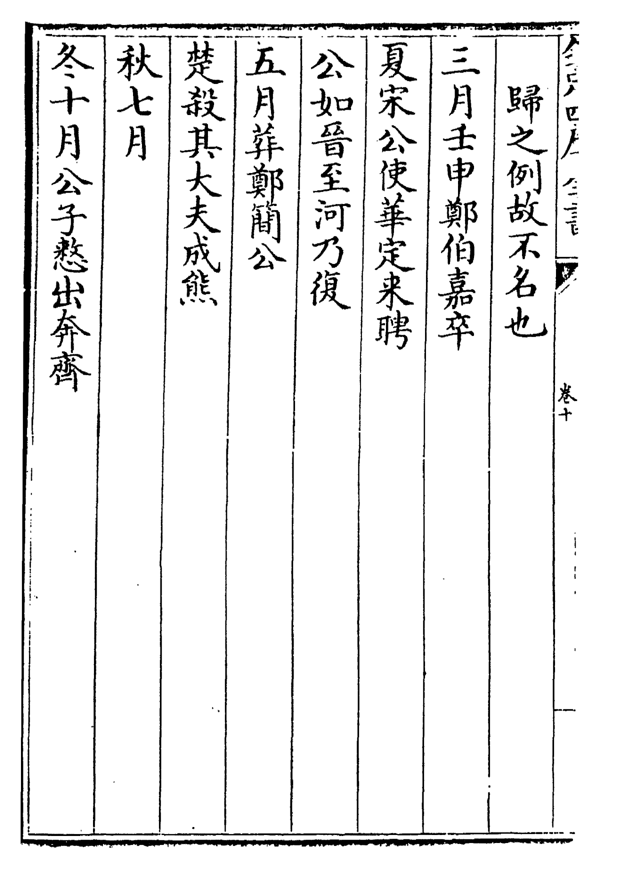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者楚子也不書楚子而繫於

楚師滅蔡之後者於誘殺蔡般已書楚子虔冠之也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燕伯出奔名納於陽不名者以不能復國不得同復



歸之例故不名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楚子伐徐

晉伐鮮虞

不書將帥闕文也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書自晉歸於楚者明比在外召而後歸非有夙謀也比歸楚而虔縊乾谿非弒之也而書比弒者以比殺太子自王又使觀從從師乾谿而告之致師潰而王縊則王之所

由死者非比而何此首惡之名加之比而不得辭也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比已自立為王殺之何仍稱公子以國人莫以為君也比恐怖自殺而書棄疾殺者以恐之者棄疾則殺之者即棄疾矣然則棄疾之殺比為討賊乎曰非也盟於鄧依陳蔡以為國因四族之徒以入楚何一非棄疾主之特以比為名令其驅除耳既已驅除而遂殺比此同惡中自為吞併之計安得為討賊故殺比不稱人而稱棄疾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蔡陳之國已滅廬與吳並未為君楚平立而始封之今不曰封而直曰蔡侯廬歸於蔡陳侯吳歸於陳若故有國者以諸侯不得專封故以子承父爵失國復歸之例稱之

所以存王室之體也不由自楚歸者不與楚以專封也凡

公子入國諸侯納之曰歸其曰歸於蔡歸於陳者明雖不

與楚封猶許楚以納故二君入國同於外納之文

冬十月葬蔡靈公

讐雪國復而後葬故左傳曰禮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吳滅州來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宫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武宫者成六年所特立之宫故祭亦特祭也不言祭

之名而僅曰有事者所志不在祭因叔弓卒去樂卒事為得禮之變故第曰有事以志其禮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誘殺戎蠻子與誘殺蔡侯般同一誘殺也而殺蔡般楚子稱名殺戎蠻子不稱名者豈謂蔡般賢於戎蠻子哉盖楚虔之名本以滅我同姓為告廟而名故史亦名之不因誘殺名也殺戎蠻子不名非謂蠻子罪浮于般殺之者可以姑恕而不名也觀宋襄以會召鄫子殺而用諸淫昏之鬼其惡更甚而春秋不名之知聖人固無名諸侯以為貶之事也

夏公至自晉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郯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冬有星孛于大辰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吳同姓也楚異姓也曷為及之者在楚蓋楚與吳皆蠻夷楚已進而比於中國吳則猶用夷禮故內楚而外吳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公羊謂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非也凡外災來告則書此四國皆來告災故書

六月邾人入鄅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許悼公以瘧疾悞飲世子止之藥而卒非真弑也然悼公之死不死於疾而死於藥飲此藥而卒明藥殺也藥殺之與挺刃殺何以異乎特有故與悞之分耳如今律

令之分能醫殺人庸醫殺人者是許世子止之進藥實出于悞非故殺其君也然其君由藥而卒不可謂非止之所殺也許人允之止亦無以自明而奔故許人之赴以藥殺告不以正卒告魯史據告而曰弒聖人仍舊而亦曰弒以見為人臣子於君父之用藥不可不慎也否則被之以惡名而不得辭已論者不察其故謂許世子止弒其君與趙盾弒其君皆聖人之特筆夫春秋本諸魯史所載皆因列國之赴告不以往來之傳聞若趙盾

之弑其君由董狐之斷罪於盾盾不能辭故以盾弑告許世子止之弑其君由許人以弑責止止無以自明而奔故以止弑告非舊史本不書弑並無罪人之名聖人以已意輒舉大逆之罪懸坐諸盾止謂是非不必徵實出入自我心裁此乃刀筆舞文之為其何足以取信天下後世而謂聖人以是為作經修史之法然乎否乎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

凡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許悼公之書葬由世子止之進藥以不明乎藥性而冐進以致陷於惡名其實非有心為逆也有心為逆則大惡罪在不赦無心為逆則過悞法所宜矜葬許悼公者原許世子止之罪也蓋許世子之過悞許人亦矜之故咎其藥而罔致其辟聖人因人情而折獄是以録悼公之葬不以許止同於弑逆之賊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殺縶者齊豹昜為以盜稱左傳謂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以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黒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可為事外之論非聖人書法所在也蓋豹等之殺縶本非求名犯上作亂之事

人豈樂有此名哉若竊邑叛君者彼固以為利而不以為恥名之亦未足為戒勸懲之道當不在是愚謂盗者賤而為亂之稱齊豹既奪其司寇則非大夫矣非大夫不名以為亂故目之為盗與尉止公孫翩等非謂其求名而聖人惜此不義之名不輕與也胡氏謂盗指宗魯則又非矣夫殺縶者齊豹宗魯亦豹所殺豈有舍豹而移罪於魯有如是之顛倒失實乎孔子之不取宗魯以知公孟之不善而不去聞難而不

告以周事豹為進退失義故非之所云齊豹之盜公孟之賊者言齊豹之所以名盜公孟之所以被賊皆宗魯之故非謂宗魯即盜而遂以縶為魯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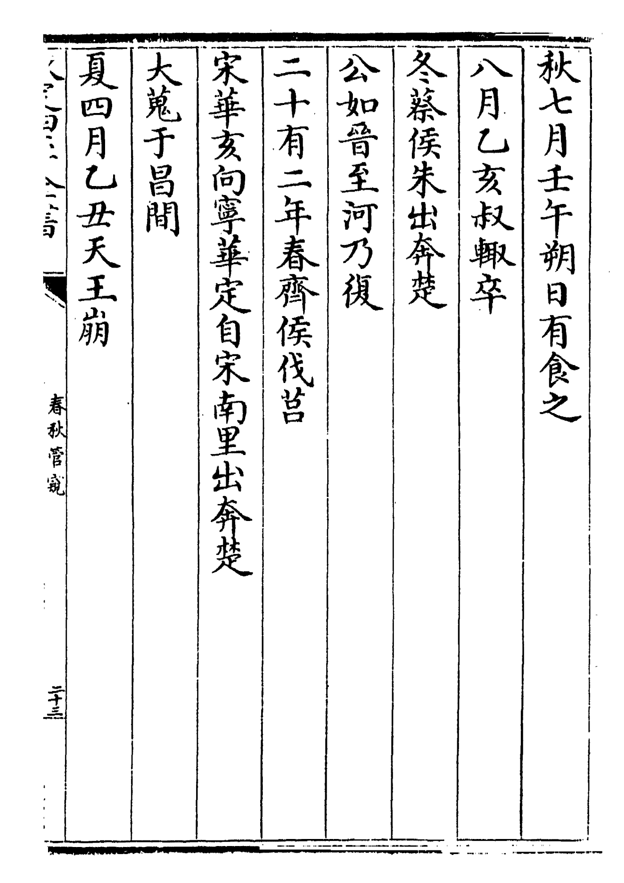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来聘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大蒐于昌間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

予頗之亂春秋不書子帶之亂書天王出居於鄭不言亂者以惠襄御極已久雖有頽帶奸王之位順逆自明王室未嘗亂也至於景王嫡庶無辨以致干戈競起東西二王莫知適主畿甸之内流血盈尸此非天下亂之乃王室之自亂而其禍由景王所致故於葬景王書王室亂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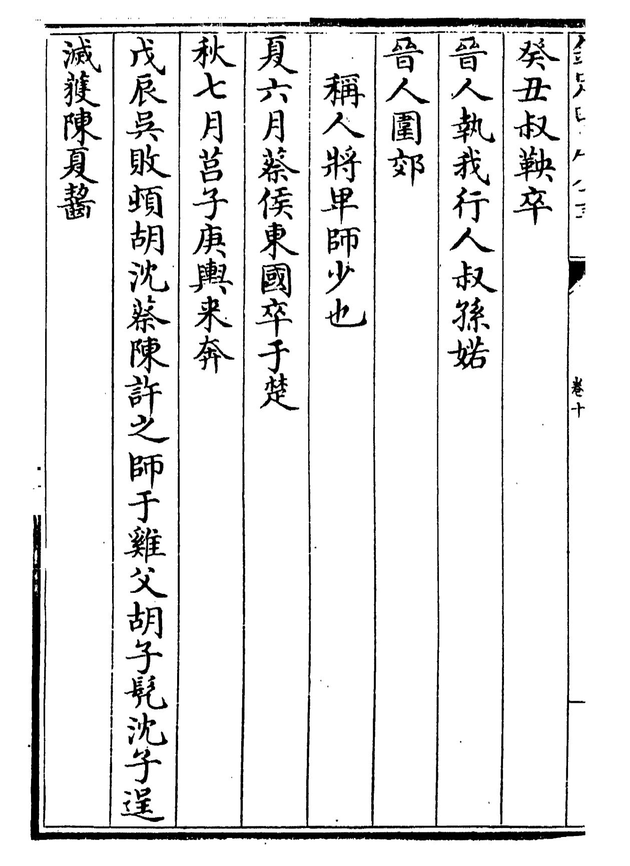
王猛非穆后所生其以次立者必穆后娣姪之子故子朝得以藉辭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也然猛匄之母貴而子朝之母賤是以士伯問於介衆而不直子朝耳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冬十月王子猛卒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晉人圍郊

稱人將卑師少也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

滅獲陳夏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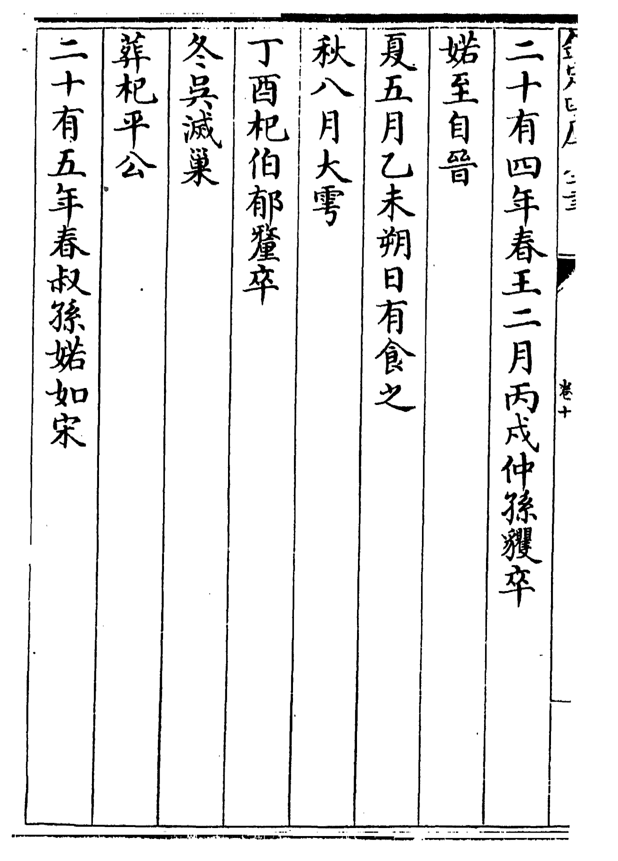
頓胡沈小國也而先于蔡陳許者明頓胡沈皆君而蔡陳許以大夫故也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敬王稱天王明當立也當立者不稱立王子朝稱立不當立也立而出諸尹氏明尹氏之私而非天下之公其是非順逆聖人固已別之矣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婼至自晉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吳滅巢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宫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黄父

有鸜鵒来巢

来巢者巢于魯境本魯地所無故以来巢為魯異也公羊謂非中國之禽穀梁謂来者来中國也今按鸜鵒江淮間甚多豈得謂非中國之禽而以来中國為異乎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次者止而不前之謂孫齊而不至齊故書其所次

齊侯唁公于野井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公圍成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先書天王居于狄泉者明未正位乎周也此書入于成周者言始正位乎周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不書弑君之人者由不以其人告與晉弑其君州蒲一也

楚殺其大夫郤宛

郤宛無罪而稱殺者以所誣罪告也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宫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如晉而不至晉故書其所次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唁公不得入魯非為晉不見受而唁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先如齊如晉歲首不書公在者以出而歸鄆則猶在竟内故不書今鄆潰而處乾侯羇旅他境故歲首書公在以志存君之義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吴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荀躒先會意如而後唁公其急臣而慢君可知躒既黨意如則公自不能入縱公從子家之言而以一乘入魯師度躒與意如必更有以阻之矣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左傳謂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公羊謂文無邾婁通濫也通濫之義謂賢者之孫宜有地賢者謂叔術其事既不經而是非亦謬于聖賢據所稱邾婁顏淫九公子于魯宮中因以納賊殺魯君天子誅顏而立叔術是討有罪也天子討之其可得而讐之乎叔術者其親踈不可考要之顏之宗支而為顏臣者術于顏之夫人豈無名分所繫而利其色以圖為妻為殺天子所使殺顏者是讐天子矣非悖逆乎因以妻君之妻

是姦國母及服親矣非亂倫乎後之多分國于妻所有顔之子而已少取焉亦溺愛艷妻之故惡得為讓而謂春秋于其數十世之子孫尚賢之而推為世大夫是悖逆亂倫之是與也豈其然乎穀梁謂不言邾別乎邾也不言濫子非天子所封也其意蓋以濫為國也濫果為國其君宜世守其社稷即背邾而從魯亦来為附庸耳安有以國来奔者乎按左氏以邾黑肱列于三叛人之數明為邾臣而非國君矣文無邾

蓋史失之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闞

夏吳伐越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

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諸侯供天子之事常也常則不書故前此戍周城郟俱不書城成周書者見王室之衰也王者有道守在四夷今至于請諸侯以城王都其不能有為于四方可知書之蓋傷之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春秋管窺卷十

春秋管窺卷十一

新昌縣縣丞徐廷垣撰

定公

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元年無首月者以内外無君故穀梁謂昭無正終定無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然昭無正終固不待言定無正始非無始也六月戊辰公即位乃春秋之正

其始也于正月尚未立君安得有即位不因喪在外而不言也執宋仲幾稱人者以諸侯大夫而擅執人于天子之側又不歸于天子故稱人以示貶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喪未至而君先定旣殯然後即位故越六日也凡君初即位不書逾年改元即位乃書今定公初即位何以書以昭公薨在去年公立而不改元書即位是曠年無君矣故書日書即位以志有君家氏謂定公纂

君之子受位于賊書即位從桓宣之例非也昭既失國其子自不能有國公子宋為襄公之子昭公之弟實其次當立者子家子曰君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公子宋既為卿士卜筮所從立焉誰曰不宜當國亂無主之時在公子亦不得高談揖讓置宗社於度外凡屬臣子正宜共戴新君以扶危定傾而謂公非先君所命不得立先君既失國而不得有命魯將遂無君乎謂受之意如不可此非受之于意如也

乃卿大夫之所共謀而立者君必待去意如而後即
位則終無即位之日矣晉欒書中行偃之弑厲公迎
周子不聞以晉悼為篡而受位于賊寧獨於定公叱
諸篡立之桓宣乎此皆刻求於人不達時宜之論非
聖人意也胡氏謂昭公于癸亥喪至定之即位在戊
辰為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非謂正棺乎兩楹之間
不知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羣臣已奉公子宋矣不
於即位日始定君也夫吉凶不同日未聞喪以是日

至君即於是日即位之禮如晉大夫之迎悼公庚午盟而入至辛巳朝于武公乙酉始即位於朝未嘗於入國之日遂即位也胡氏又引周書顧命以成王之崩在乙丑即於是日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宅憂為天下主不待崇朝而後定不知翼室之延為居憂主非即位也康王即位自在癸酉越成王崩己九日又何嫌於定之即位越喪六日乎蓋定之即位在戊辰定之為喪主固在癸亥喪至時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九月大雩

立煬宫

冬十月隕霜殺菽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兩觀者雉門外之左右闕也門與觀並災而書及者

嫌於獨災觀也公穀皆謂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以災

自觀始不以微及大若然後書新作雉門及兩觀豈亦作自觀始而不以微及大乎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於拔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杞伯戍卒于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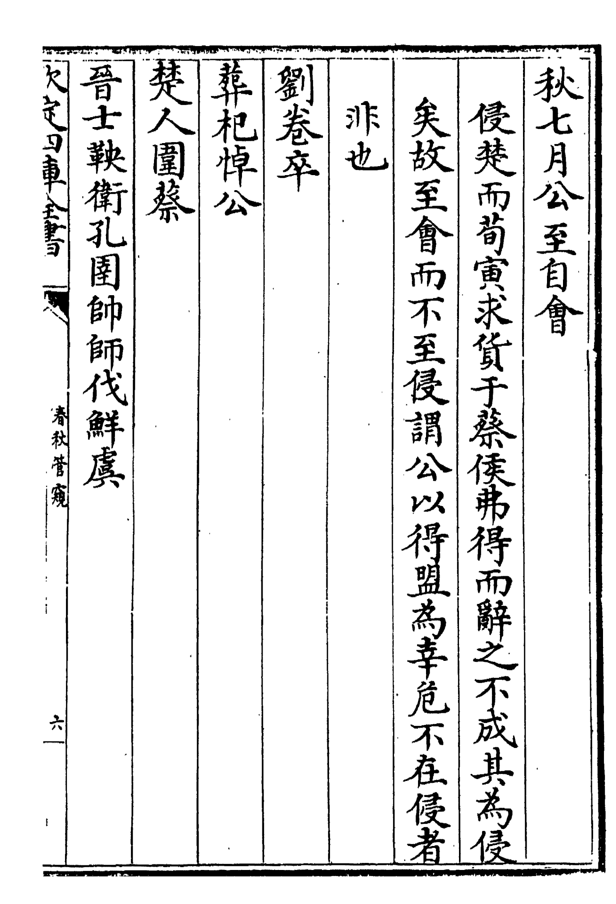
重言諸侯者以劉子之不與盟非止有事間之也再

言公者以盟與會各地非止王官不與盟也按首止葵丘之盟以王世子宰周公不與盟故重言諸侯不因有事間之與否也馬陵戲亳城北之盟以無事間之故不重言諸侯祝柯重丘之盟以有事間之故重言諸侯柯陵平丘之盟以王官與盟故不重言諸侯不專因無事間之也皐鼬之盟王官不與而地又各殊若再會然故又稱公及諸侯非重丘之僅異地氏也書法雖不一而義例固井井尋繹經文而自得穀

梁謂後而再會公志于後會也程子曰公以不獲見于晉故因會而求盟此盟公意也故書及按召陵之役經文明列公會未嘗言後何謂後而再會公志于後會耶公既與會十八國之君大夫復盟何用再求盖及者内及外之詞非汲汲也緣召陵已書會皐鼬之盟不可再言會故稱及豈謂出于公意乎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

侵楚而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而辭之不成其為侵矣故至會而不至侵謂公以得盟為幸危不在侵者非也

劉卷卒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與楚戰者吴也先書蔡侯者以吴子為蔡侯所以也吴能從中國以伐楚故進而稱子囊瓦貪而致寇故稱人

庚辰吴入郢

復外吴者以班處王宮非道也入而不能有其國故

不言滅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於越入吳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二月公侵鄭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冬城中城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此仲孫何忌也不言何闕文也公羊謂譏二名非也

春秋之書二名多矣即魯之季孫行父叔孫得臣公

孫嬰齊皆二名未之或譏何獨于何忌譏而改削其
名耶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

此晉師救我而公逆會之也不書救者齊已退而晉亦不成其為救也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從祀先公

左傳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是從祀者順祀也前之躋僖于閔為逆祀則今之順祀必升閔于僖矣陽虎欲邀福先公故順祀以祈而又恐獲戾僖神是以辛卯又禘僖焉時僖公之廟未毀故

得於廟行禘胡氏主蜀人馮山說謂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太廟非也先公者非一公之謂果昭公始得從祀曷不云從祀昭公而曰從祀先公也謂昭公未得從昭穆而祔祭則季氏必不為公立廟不為公立廟則無主無主而始有主則當云作昭公主無廟而始有廟則當云立昭宮矣今無廟而竟以主祔太廟又不明言昭公而概曰從祀先公之理且傳稱辛卯禘僖公既為昭公從祀于僖何與而又禘焉馮氏所

論實於經傳俱未協也

盜竊寶玉大弓

盜者微賤之稱寶玉大弓國之重器故失得皆書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得寶玉大弓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穀梁曰離會不致以地致危之也按傳例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桓之盟唐文之盟穀定之會夾谷盟黃皆特相會即穀梁所謂離會也例以地致何危之之有

晉趙鞅帥師圍衛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書來歸者明出於彼志而無勉强之詞也齊以萊人刼公而孔子辟之以兵齊命魯以賦從而孔子責歸汶陽田齊欲野享公而孔子以秕稗君辱棄禮名惡止之齊固心折於聖人而不敢以非禮加魯矣但其歸鄆讙龜陰田謂齊人謝過而歸非也蓋齊景有志於復霸蒲隧鄟陵之盟僅從徐郯莒邾杞小國耳若

魯衛大國固不能致也及衛侯叛晉從齊齊因致禚媚杏於衛以固結之今歸鄆讙龜陰之田亦所以固結魯也魯衛從而齊可復霸故不惜土地之割也若謂虛懷謝過遽徹三邑此非克己復禮之至者未易能之而況景公知禮之可以為國而自謂不能者而謂能剖其疆土以為謝過之實乎然歸田實出於齊志而無所勉强故不曰取及歸而特書曰來歸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陳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暨者與也連類之詞非有所不得已也胡氏謂仲佗石彄見脅於辰恐未必爾二子為國大臣自非義不

可留或迫於放逐詎肯舍國亡家辰雖公之母弟而身且出奔復何權勢可以迫脅而二子從之恐後歟此知仲佗石彄實辰之同志辰固知其必從故曰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也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及者言以我及彼為內外之分內為主外為客叛固以及為主矣蓋奔則情非得已出於人之所自欲叛

則非不約而同必有為之首而後有為之從辰為宋公母弟於誼最親固他人欲叛而辰宜讐之絶之勿與通焉者也今辰既與仲佗石彄出又與諸亡人連結入蕭以叛罔顧親親之誼則甘為戎首者實在辰而不在他人矣春秋所以於其出奔稱暨而叛則稱及也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黄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黄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師加國内之邑皆不言侵伐而曰圍所以存國體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書次而不言其所伐不成其為伐也

夏築蛇淵囿

大蒐于比蒲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范中行氏伐趙鞅鞅不得已而奔晉陽曷為書叛乎葢代之雖在范中行氏而圍之者晉君之命也君命圍之而鞅敢憑城以拒非叛而何鞅與寅吉射雖罪有輕重而律以叛君之條則固無二也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晉趙鞅歸于晉

歸者順辭也以韓魏為之請而晉侯許之歸故無難也公羊謂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此言遂為後世跋扈之臣藉口按左傳荀寅范吉射不與圍邯鄲將作亂伐趙氏之宫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知文子等五人謀欲逐寅吉射言于晉侯而奉公以伐范中行氏寅吉射奔而請復趙鞅曷嘗有興晉陽之甲以伐君側之惡之事哉此先儒悮聽流傳而不究其事之真妄故也

薛弒其君比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
歸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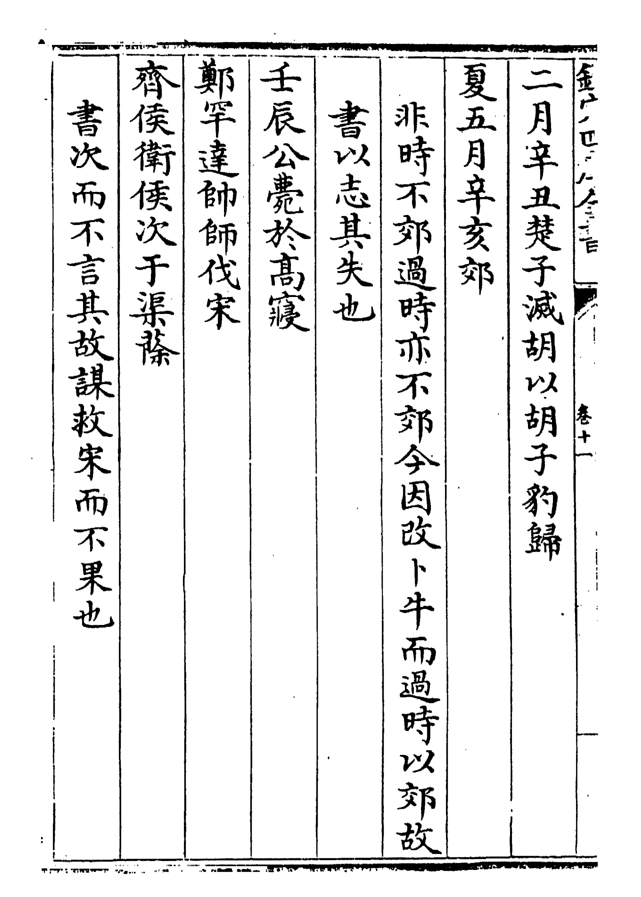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衛公孟彄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
邾子來會公
城莒父及霄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魯之郊以祈穀當于建寅之月養牲必在滌三月卜之當在三月前是以既養牲而帝牛有變則改卜稷牛稷牛不吉及吉而又有變則不郊以再養牲復在滌三月必踰郊祀之期故不郊也今已子月而牛死改卜牛而復在滌三月自必踰于寅月之期此不當改卜而改卜禮之所由失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夏五月辛亥郊

非時不郊過時亦不郊今因改卜牛而過時以郊故

書以志其失也

壬辰公薨於高寢

鄭罕達帥師伐宋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書次而不言其故謀救宋而不果也

邾子來奔喪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定姒為哀公妾毋不稱夫人以子未踰年未加尊於其母故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此與葬敬嬴之不克葬同所謂不克葬者乃就人力

言之非謂克葬而不葬也穀梁謂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夫雨而克葬固不為雨止矣雨而不克葬豈舍人力而别有天工乎此泥于王制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之言故也乃者猶難之詞言至乎日昃乃能葬也

辛巳葬定姒

傳謂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夫所謂不成喪者謂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不祔于姑則謂之不成喪故不

曰夫人某氏薨及葬我小君某氏也此春秋之書法非以為嫡庶之辨亦不以不成喪為臣子責也

冬城漆

春秋管窺卷十一

春秋管窺卷十二

新昌縣縣丞徐廷垣撰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此改卜牛亦重在滌三月故至於四月而郊也

夏四月辛巳郊

牛雖改卜郊巳踰時書以志失禮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納者不受而强致之詞蒯聵稱世子明宜有國曷為趙鞅帥師納之為輒之拒父也公羊謂父有子子不得有父穀梁謂輒不受父之命受之于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二說俱未協於倫理之正蓋祖不有其子孫豈得不有其父父宜有國而獲罪於祖以亡為之孫者當匍匐

泣血以待罪幸不連坐而又欲立以為嗣惟有矢死不從馬耳即祖殁而國人強援立之亦惟權攝以敬逆其父斷無蔑棄所生而因利攘國之理今靈公於蒯聵之出並未明廢之亦並未嘗授位于輒靈公殁而因公子郢之讓輒乃乘虛襲位遂稱兵以拒父此鳥獸之不若矣豈得反以尊王父子之而竟廢父子大倫乎設王父命殺其父亦將從之而以為尊王父乎春秋於趙鞅帥師書納於蒯聵書世子而輒之罪

固不待言而自見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於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父雖有罪子無葢父之理國夏曼姑為子圍父真悖倫葢理之尤者公羊謂國夏為霸討曼姑為受命于

靈公立輒義可以拒之者不知蒯聵得罪於母以亡靈公未嘗明證其罪而廢之其跡尚涉疑似又未嘗有命立輒國夏安别其是非而遂助子圍父以為霸討乎靈公之命立郢並未及輒曼姑違命立輒詎得謂之受命且既以輒為君又圍君之父非特不知有父子并不知有君臣矣安可以義許之公羊又謂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不以家事辭王事此見其偏而不見其全徒為不孝不義之人藉口未可訓也穀梁以

先國夏爲子不圍父旣知子不可以圍父則國夏之圍戚獨非爲子圍父乎豈曼姑有父子而國夏可無父子乎其論俱自窮戚不繫衛者明輙不得有戚糓梁謂子不得有父亦非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宫僖宫災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宋樂髠帥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放大夫稱人者命不出於君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殺蔡侯申稱盜者以公孫翩非大夫不名同於賤人為亂故曰盜既曰盜自不言君臣故不曰弒其君而

直曰盜殺胡氏謂警有國之君非也盖弑逆大惡君之
謀國即有不善臣豈得而弑之縱賊以警君春秋固
無是理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稱國以殺討有罪之正詞也春秋凡殺大夫皆稱大

夫非以不去其官為無罪也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城西郛

六月辛丑亳社災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賊既討而書葬禮也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六年春城邾瑕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叔還會吳于柤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先書陽生入於齊後書陳乞弑其君荼是陽生與聞乎弑矣不曰陽生弑而曰陳乞弑者以廢立之謀實乞為之主也穀梁謂陽生入而弑其君以陳乞主之

不以陽生君荼也與公羊皆謂陽生正荼不正程子
胡氏遂皆以陽生稱齊謂景公廢長立少以啟亂不
知陽生於羣公子列在五上有子嘉子駒子黔子鉏
非陽生為之長安得為正其稱齊者非謂其長而宜
立也春秋之例凡公子去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如齊
小白莒去疾齊陽生皆國逆也故書入而繫之以國
不謂其宜有國也胡氏又謂陽生不稱公子誅不子
也則齊小白莒去疾之不稱公子亦皆誅不子乎又

謂繫之齊者著亂之所由生然陽生入而亂在後小白去疾未入而先亂豈亦亂之所由生乎且胡氏于小白繫齊謂小白宜有齊曷不亦云著亂之所由生乎同一書法而先後殊觧則人之釋春秋者各騁其辯方且萬變而不齊其是非美惡豈尚有一定之標準以為後人法式耶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鄫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滅而以入告故書入不告滅即不告廟故不以滅同

姓名宋公也

吳伐我

夏齊人取讙及闡

歸邾子益于邾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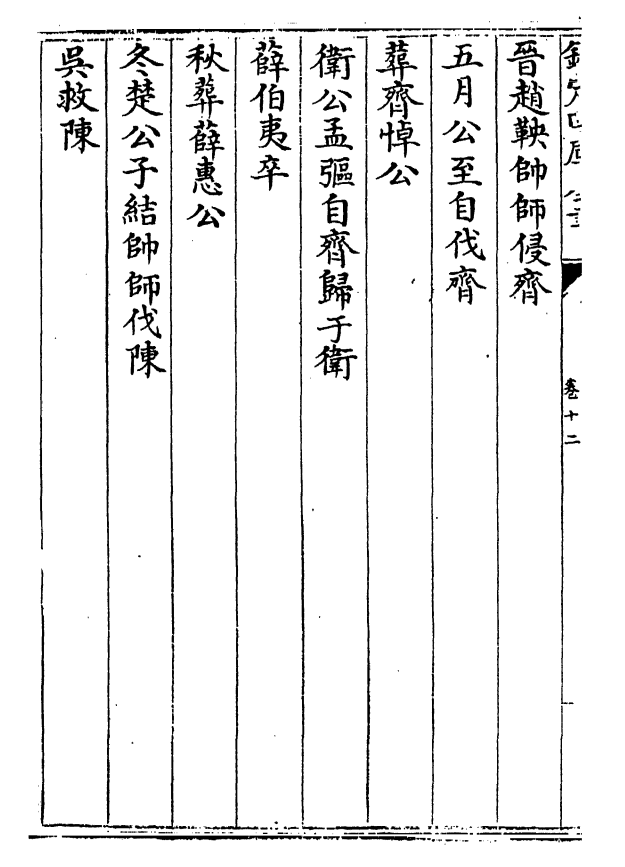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陽生不書弑者由齊人以卒赴也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吳救陳

吳子使札來聘已進而書君大夫矣救陳而善曷為以國稱正季子所謂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非救患恤隣故無取焉耳胡氏謂春秋善吳之救其以號舉而不進之者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是則誅為善以儆不善天下安有賞罰之倒置若此者乎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夏陳轅頗出奔鄭

五月公會吳伐齊

左傳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明魯志也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時公與伐不與戰故不書公若公與戰則當云公會吳及齊國書戰于艾陵矣惟公不與故及在齊乃內華而外夷之謂諸家謂國書主乎是戰故深罪之非也齊因吳伐不得已而應之春秋豈有以應兵爲主戰者乎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賦有兵賦財賦之分兵賦者周制甸田六十四井出戎馬四匹兵車一乗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也財賦者太宰以九賦斂財賄若關市山澤等賦也有兵賦即無財賦今魯既賦兵于田而又加之財賦所謂用田賦也故夫子私于冉有曰施取其厚

斂從其薄明謂益財非益兵也有以丘賦一乘為未足又以田賦家一人為兵者此亦未明乎兵賦財賦之分故也蓋作丘甲以益兵用田賦以益財固自殊而為二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孟子本吳女姬姓昭公諱取同姓稱曰孟子故陳司敗曰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是當日固皆曰孟子非春秋隱之也不書夫人薨葬者不成小君禮

也不成小君禮而猶書卒者正以著娶同姓之非也

公會吳于橐皐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宋向巢帥師伐鄭

冬十有二月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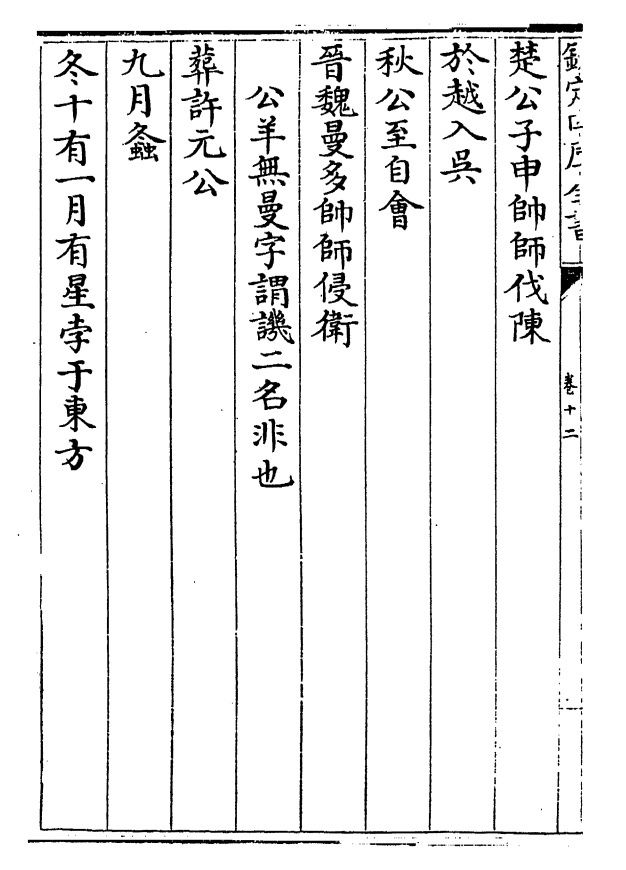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會者諸侯合而相見於郤地之謂及者以我及彼之詞會於黄池曷為不曰公會晉侯吳子而曰公會晉侯及吳子何耶葢會則以次序及則殊會而不以次矣黄池之盟吳實先晉傳稱晉司馬寅曰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此謂吳先晉非謂晉先吳也故子服景伯曰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以為伯也今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是魯固以吳為伯而不以晉為伯矣豈先晉而云然耶

吴既先晉非無次序而以殊會為文何也春秋之義不以吴楚主夏盟故不曰盟而曰會以盟固當記其實會則以内外殊之可也然盟之先實未有會故晉司馬寅曰請姑視之反曰吴王有墨明前此晉君大夫俱未見吴王也國語載吴王與大夫謀曰今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則亦未相見之詞未相見而言會與晉趙武楚屈建之會於宋同一書法皆聖人存中國之微義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公羊無曼字謂譏二名非也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盜殺陳夏區夫

書盜而不書名者賤之也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狩不言地為獲麟大其狩也麟為聖王之瑞非聖王出則麟不至今無聖王而麟乃非時以見猶聖人之生不遇時也故夫子覩而感焉以為道雖不用於當時教猶可垂於後世爰取魯史舊文刪定考正而志

其典禮上遵周公遺制下垂將來教法以隱公之初當平王之末天子政令不行諸侯壞法亂紀正王者之迹熄而典章失墜時也為廢興存亡絶續之會故斷自隱公元年平王四十九年凡取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裁成七姓一十二國之典禮為後王後賢之法則中間辨名分別嫌𡟰考歴象言天地災變以稽人事君舉必書興作土物土功必志以重民力與夫内外吉凶軍賔嘉禮咸依赴告策書之體記載以示

得失寓褒貶文微而旨遠尋義例而會通使天下萬世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皆有所矜式所記皆禮樂征伐關於天下國家之大故曰春秋天子之事非夫子自謂我聖人也可行天子之事而當代王侯君公咸得以賞罰加之而莫敢予違之謂也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亦以是書為明禮之書俱本史臣舊章無干犯僭越之詞知我者比事察例而得其義罪我者妄窺臆斷而失其真蓋知

罪在人不能遍喻豈謂誅賞由我罔知忌諱如世論議云爾乎學者必先明乎聖人作春秋之微旨而後始可與言春秋春秋感時事之變作於獲麟非先作而遇麟以止也有謂西狩獲麟為瑞事聖人記瑞以終篇是謂孔子以麟至為文成之應淺之乎窺聖人矣

春秋管窺卷十二